

中华孔子学会 主办

中國儒學

中石通



第六輯

王中江 李存山 主编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中华孔子学会 主办

中國儒學

中石題



第六輯

王中江 李存山 主編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儒学. 第六辑/王中江, 李存山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1. 5

ISBN 978-7-5004-9739-4

I. ①中… II. ①王…②李… III. 儒家—研究—中国
IV. B222. 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6934 号

责任编辑 冯广裕
责任校对 徐幼玲
技术编辑 李 建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—84029450(邮购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
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26.75 插 页 2

字 数 395 千字

定 价 49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学 术 委 员 会

主 任 汤一介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土田健次郎	任继愈	汤一介	安乐哲	成中英	刘述先
羊涤生	萧蓬父	余英时	杜维明	余敦康	狄百瑞
沟口雄三	李东俊	张立文	庞 朴	罗多弼	周桂钿
荒木见悟	郭齐家	顾 彬	钱 逊	崔大华	黄俊杰
蒙培元	葛荣晋				

编 辑 委 员 会

主 编 王中江 李存山

副主编 干春松 彭国翔 谢 庆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列, 带*者为执行委员)

万俊人*	干春松*	马渊昌也	小島毅	王中江*	刘笑敢
吴 光	李存山*	李明辉	李景林	李翔海	陈少明
杨国荣	张学智*	杜瑞乐	郑宗义	林月惠	费瑞实
姜广辉	郭齐勇	黄 勇	景海峰	彭国翔*	黎红雷

目 录

宋明儒学专题

- 吴展良:朱子理气论新论 (1)
- 张学智:王夫之心性观新论 (47)
- 任文利:解读正德庚辰王阳明之梦
——兼论开悟“致良知”宗旨的政治苦境 (70)
- 陈永革:慎独立极之学:论刘宗周“独体论”建构及其思想特质 (122)
- 刘又铭:明清儒家自然气本论的哲学典范 (153)

儒家与中国教育传统

- 郭齐家: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与当今素质教育 (179)
- 蒙培元:谈谈孔子的教育理念 (216)
- 游唤民:论孟子的人性教育与人性 and 人格的完善 (223)
- 李存山:范仲淹与胡瑗的教育思想 (236)
- 黄玉顺:论“大学精神”与“大学之道” (257)
- 周炽成:孔子人性平等与有教无类的现代价值 (268)
- 徐仪明:论早期儒家情感心理及其教化作用 (277)
- 郑开:《论语》札记:关于“教”的若干分析 (300)
- 邓洪波:中国书院教育及其性质与办学层次 (308)
- 常会营:《论语集解》与《论语集注》为学之比较 (338)

儒学散论

- 孙险峰:北魏的郊祀与星占·谶纬信仰 (356)
- 葛荣晋:“孔颜乐处”及其现代诠释
——中国的儒生精神 (376)
- 单纯:论孔子对“礼”的政制规范性解释 (402)

朱子理气论新论^①

吴展良

(台湾大学历史系)

理气论为朱子宇宙与世界观之主体，理气关系亦为宋以降思想史上最关键问题之一。朱子承伊川，主“理一分殊”之说，然推阐更臻完密，而有“理先气后”、“气强理弱”诸说。与其同时之象山，则主“即此一阴一阳为道”之理气合一论，与朱子相异。^②明儒之学，多近于象山。即如宗朱之曹月川（端）、薛文清（瑄）、罗整庵（钦顺）亦致疑于朱子之理气论，而主理气合一之说。^③明人好言“理在气中”，与朱子之“理先气后”说，颇相违异。明末清初理学大儒，承明儒之风，亦主“理在气中”。如梨洲之以理气为“一物而两名，非两物而一体”，^④船山之径主

① 本文初稿曾发表于“中国的经典诠释传统第十次学术会议”（台北：台湾大学，2000年12月）。

② 象山与朱子辨无极太极，牵涉甚广。而其根本歧异，则在于此。落于心性论，则有“性即理也”与“心即理也”之争。说详钱宾四先生，《宋明理学概述》（台北：学生书局，1977年，第187—191页。又参黄宗羲《宋元学案》（台北：广文书局，1971年）卷五十八，第14—34页。

③ 整庵之说，参见《宋明理学概述》，第300—301页。月川之说，参见钱宾四先生《朱子新学案》（台北：三民书局，1971年），册一，第280—281页。文清之说，参见前书，第260页。又黄宗羲，《明儒学案》（台北：中华书局，四部备要本，1984年）卷首师说亦略述整庵理气说之大旨。至于各家之详，则学案卷七述文清之学，卷四十四述月川之学，卷四十七述整庵之学，皆可参也。

④ 梨洲之说，见《明儒学案》，诸儒学案上二，卷四十四，第2页。因月川“死人乘活马”之疑，而引申论之也。其说与月川不同，然亦未当于朱子之本义。（参《朱子新学案》，册一，第280—282页。）

2 中国儒学(第六辑)

“天下惟器而已矣”^①，皆与朱子之说不同。下迨清世，理学风气已衰，间有善言思想者，如东原、实斋，亦皆以理在气中，理不外乎气之条理为说。^②综上所述，朱子之理气论，即在古人，亦多疑义。洎乎近世，受西方科哲学之影响，学人或多轻视古人之宇宙论，或以西方哲学之概念割解其说，斯更难以知朱子矣。^③然当代学人之以新观点解析朱子思想，亦有其现代意义，不容抹杀。本文之研究，将兼采古今学术，以期于朱子之理气论有所发明。古今各种争议既繁，难以一一分疏，笔者于本文将先立己说，而后于当代之主要说法，略作辨析。

前人所疑辨于朱子之理气论者，要在理气之分合先后。此问题经钱宾四先生于《朱子新学案》中详加辨析，指出朱子所论理气乃“一体浑成而可两分言之，非谓是两体对立而合一言也”，于前人所致疑于朱子者，已多所澄清矣。^④然当代学者于此依然疑辨纷纷。^⑤窃谓学者论理气，常径由理气分合先后立论，然于朱子世界观中理、气分别所指为何，则常嫌考辨未精，认识有误。本文首将分疏理、气之名义，次论理气先后分合，以期厘清此问题。朱子尝谓：“理难见，气易见。但就气上看便见。”^⑥后人不明朱子之理气说，亦多源于不察朱子所论气化与宇宙万象之具体，而偏好争辨抽象之太极无极、理气关系。然朱子明言“天下未有无理之气，亦未有无气之理。气以成形，而理亦赋焉”^⑦。欲究明朱子理气论，莫若先事于朱子论宇宙气化之具体，而后析论其理气之玄言。

① 船山之说，参见戴景贤《王船山之道器论》（台北：广学社印书馆，1982年）。绪论与第一、三章。

② 参见钱宾四先生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（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；台北重印版），第174页。与《戴震集》（台北：里仁书局，1980年）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一文。

③ 非谓不可以西方哲学之概念析论中土思想，然不宜强纳古人学说入西方之观念系统，而失却前人学说自身之体系、特质与生命力。

④ 《朱子新学案》，第267—319页。

⑤ 陈来：《朱熹哲学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第3—90页；金春峰：《朱熹哲学思想》（台北：东大图书公司，1998年），第115—126页。

⑥ 《朱子语类》（台北：中文出版社，中日合璧本，1984年），卷六，第11页。（该书以下简称《语类》）

⑦ 《语类》，卷一，第2页。

朱子之理气论体大思精，颇多创辟之见。然其立说始终归本于先秦与北宋之经典著作。昔顾亭林有云：“理学之名，自宋人始有之。古之所谓理学，经学也。”^①此所谓古，实谓宋人，此所谓经学，盖谓五经语孟之学。^②而朱子之集大成，实集古今儒学之大成，而不限于先秦古籍。故其理气论亦可谓融古今经典而成之新诠释。是以本文于朱子引据古今经典暨其异同处，亦多所著墨，以表见朱子学术融通创造之特色。

第一节 气化流行之宇宙

第一项 万物一气

近人或以朱子持唯心论或唯理论，此实不明于朱子之气化宇宙观，而强以西方之哲学观点为“理先气后”一说作解。朱子论理，必不离气，而其所论气化，大体采取横渠之说，主张万物一气。其说以朱子集北宋四子经典之语所成之《近思录》所载为要：

横渠先生曰：气块然太虚，升降飞扬未尝止息。此虚实动静之机，阴阳刚柔之始。浮而上者阳之清，降而下者阴之浊。其感遇聚结为风雨、为霜雪。万品之流形，山川之融结，糟粕煨燂无非教也。^③

天地自然之一切不离“虚实动静，阴阳刚柔”，而“气”则为此一切种种

① 《亭林诗文集》，卷三《与施愚山书》。

② 学者径读此句，多以先宋之经学解“古之所谓理学”。然亭林《与施愚山书》，“古之所谓理学，经学也”实与“今之所谓理学，禅学也。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，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”互文。宋人之理学，无语录可资，大抵原本易、春秋、语孟、学庸诸经。如濂溪、横渠、伊川、朱子之书，皆解经之作也。程朱之学问德行皆为亭林所钦，何尝以禅学视之？至于明人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，乃大为顾氏所讥。亭林欲以经学代理学，乃推原理学之所出，其所斥者，乃理学之末流，而非理学之全体耳。

③ 朱子编，清江永集注，《近思录集注》（台北：中华书局，四部备要本，1973年），卷一，第16页。《近思录》引横渠之言，以本句为首。

4 中国儒学(第六辑)

之基本素材。气之本然，无组织型态，尚不可闻见触嗅，故以“块然太虚”形容之。至于“万品之流形，山川之融结”，风雨霜雪、万物万化，则皆为此气之“感遇聚结”，乃气具组织构造后之面貌，人亦至此方能察之。气一旦成形，即非太虚无形之基本状态。然凡具形质者必有生有灭，此生灭亦不过气之变化聚散，故曰：通下一气也。

朱子虽深有取于横渠之气化说，然不甚取于其游气说。盖以游气不外阴阳之气，不必另立“游气”之名。《近思录》引横渠之说曰：

游气纷扰，合而成质者，生人物之万殊。其阴阳两端，循环不已者，立天地之大义。^①

门人问朱子此句之义，朱子曰：

只是画夜运而无息者便是阴阳之两端，其四边散出纷扰者便是游气，以生人物之万殊。某常言正如面磨相似，其四边只管层层撒出。正如天地之气，运转无已，只管层层生出人物。^②

天地之生出万物，有如面磨阴阳二气相磨相荡，是以万物生焉。然朱子于此虽深有所采取，于其游气说却有所批评：

游气纷扰，合而成质者，生人物之万殊。此言气到此已是查滓龂浊者去生人物。盖气之用也。其动静两端，循环不已者，立天地之大义，此说气之本。上章言气块然太虚一段亦是发明此意。^③

① 《近思录》，卷一，第17页（录自张横渠，《正蒙·太和篇》，见《张子全书》[台北：中华书局，四部备要本，1966年]，第9页）。《近思录》引横渠之言，首此二句。前者言气之本体，后者言质。举斯二者而横渠言气质之旨大备，可见朱子选择之精也。

② 《语类》，卷九十八，第1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2页。

游气是气之发散生物底气，游亦流行之意。纷扰者，参错不齐。既生物便是游气。^①

问“阴阳”、“游气”之辨。曰：“游气是生物底。阴阳譬如扇子，扇出风，便是游气。”^②

问“游气”、“阴阳”。曰：“游气是出而成质。”曰：“只是阴阳气？”曰：“然。便当初不道‘合而成质’，却似有两般。”^③

《正蒙》首章言气者多矣，唯此句以“游气”连言。“游”字为灵动之形容，游气者，于横渠书中并无“查滓麓浊”之意。“纷扰”意指游气之相摩相荡，朱子以“参错不齐”释之，似有未谛。横渠所谓“游气纷扰，合而成质者”盖指气化成质之过程。而朱子所谓“游气是出而成质”，认“游气”是“气到此已是查滓麓浊者”，亦即粗具形质，似亦未当其本义。在横渠而言，游气即阴阳之气也，其合而成质者，生人物之万殊。朱子以已略具形质之气释游气，不免认横渠此说为未谛。于游气一说，亦不甚采取，而一切归本于阴阳之气。

以现代之观点，不免究问此所谓阴阳之气为何物。以下首将析论朱子所谓之气，而后析论阴阳五行。据朱子语类卷一“理气上”与卷二“理气下”所载，可知此所谓气，实即构成天地万物之基本素材：

天运不息，昼夜辗转，故地樞在中间。使天有一息之停，则地须陷下。惟天运转之急，故凝结得许多渣滓在中间。地者，气之渣滓也，所以道“轻清者为天，重浊者为地”。^④

造化之运如磨，上面常转而不止。万物之生，似磨中撒出，有粗有细，自是不齐。又曰：“天地之形，如人以两盃相合，贮水于内。

① 《语类》，卷九十八，第3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同上。

④ 《语类》，卷一，第5页。

以手常常掉开，则水在内不出；稍住手，则水漏矣。”^①

此浑天之说，天与日月星辰为气之清者旋转于外，地为气之重浊者凝结于中。天地皆为阴阳之气磨荡而成。其中天包乎地，地附乎天，皆为一气所化：

天以气而依地之形，地以形而附天之气。天包乎地，地特天中之一物尔。天以气而运乎外，故地樅在中间，隤然不动。使天之运有一息停，则地须陷下。^②

地却是有空阙处。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无空阙，逼塞满皆是天。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。天包地，其气无不通。恁地看来，浑只是天了。气却从地中迸出，又见地广处。^③

天地与万物皆为一气所出。而此一气并无甚神妙，即天地万物即此气。此气既为可具体感知之天地万物之基本素材，故其所谓气化观，绝非观念或唯心论。然朱子既以天地万物皆为一气之化，故一切实存（形下也），含心、思、情、感、鬼、神亦皆属气。^④ 故其所谓气，亦非现代之唯物论，而据有所谓精神意义。心物（mind and matter）二分之说，源柏拉图学派之精神及理相说（idealism）与宗教上灵肉（mind and body）二分传统，本不见于朱子之气化论。若以现代眼光观之，朱子所谓气，实兼具心物之性质。

第二项 阴阳五行

天地一气，然一不能变化，必分而为二，始生变化。所谓阴阳，不外

① 《语类》，卷一，第6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5页。

③ 同上。

④ 朱子盛称张载“鬼神者二气之良能”之说法，说详以下之鬼神与心性论。

一气之动静、屈伸、上下、往来。朱子于此盛称横渠“一故神，两故化”之说：

或问“一故神”。曰：“一是一个道理，却有两端，用处不同。譬如阴阳：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；阳极生阴，阴极生阳，所以神化无穷。”①

问“一故神”。曰：“横渠说得极好，须当子细看。但近思录所载与本书不同。当时缘伯恭不肯全载，故后来不曾与他添得。‘一故神’，横渠亲注云：‘两在故不测。’只是这一物，却周行乎事物之间。如所谓阴阳、屈伸、往来、上下，以至于行乎什伯千万之中，无非这一个物事，所以谓‘两在故不测’。‘两故化’，注云：‘推行乎一。’凡天下之事，一不能化，惟两而后能化。且如一阴一阳，始能化生万物。虽是两个，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尔。此说得极精，须当与他子细看。”②

林问：“‘一故神，两故化’，此理如何？”曰：“两所以推行乎一也。张子言：‘一故神，两在故不测；两故化，推行于一。’谓此两在，故一存也。‘两不立，则一不可见；一不可见，则两之用或几乎息矣’，亦此意也。如事有先后，才有先，便思量到末后一段，此便是两。如寒，则暑便在其中；昼，则夜便在其中；便有一寓焉。”③

天地一气，然无分之一不能化。一气中分出阴阳，气之动曰阳，气之静曰阴，有动必有静，阳伸阴屈，有伸必有屈，两者相对而起，故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为一体之两面。天地为一气之化，其中四时寒暑、昼夜之变，一往一复，无非阴阳。无昼不成夜，无寒不成暑，二者实为一体，然不能不分阴阳。阴阳既为一气所分出，故无处不有阴阳存焉：

① 《语类》，卷九十八，第5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 《语类》，卷九十八，第5—6页。

天地统是一个大阴阳。一年又有一年之阴阳，一月又有一月之阴阳，一日一时皆然。^①

盖天地间只有个奇耦，奇是阳，耦是阴。春是少阳，夏是太阳，秋是少阴，冬是太阴。自二而四，自四而八，只恁推去，都走不得。^②

轻清之气上升在天为阳，重浊之气下降在地为阴，此天地之大阴阳。一年之寒暑，一月之圆缺，四时之变化，一日之昼夜，一时之上下，处处皆有屈伸、往来，故处处皆见阴阳。大易之理亦不外一阴一阳，自二而四，自四而八，又析之为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，而可以表见万事万物之情：

诸公且试看天地之间，别有甚事？只是“阴”与“阳”两个字，看是甚么物事都离不得。只就身上体看，才开眼，不是阴，便是阳，密拶拶在这里，都不着得别物事。不是仁，便是义；不是刚，便是柔。只自家要做向前，便是阳；才收退，便是阴意思。才动便是阳，才静便是阴。未消别看，只是一动一静，便是阴阳。伏羲只因此画卦以示人。若只就一阴一阳，又不足以该众理，于是错综为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。^③

龟山过黄亭詹季鲁家。季鲁问易。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圈子，用墨涂其半，云：“这便是易。”此说极好。易只是一阴一阳，做出许多般样。^④

动静、消长、屈伸、翕辟确实无处无之，无物不存。此气化之理，由时间

① 《语类》，卷一，第7页。

② 《语类》，卷一三七，第8页。

③ 《语类》，卷六十五，第4页。

④ 同上。

与空间两方面观之皆然。由是而论之，万物恒在变化（becoming）之中，与西方古典哲学重不变之本体（being, substance）之说适相反。阴阳一体，相反相成，阴中有阳，阴亦可化为阳，事物内部恒存本身之对立物，此与西方古典逻辑之矛盾律（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）又大异。中土思想及其背后思想方式（mode of thinking）之独特性，亦可由阴阳之说察焉。^①

一气分阴阳，阴阳变化又分出五行，然即五行即阴阳：

一片底便是分做两片底，两片底便是分作五片底。做这万物、四时、五行，只是从那太极中来。太极只是一个气，迤邐分做两个：气里面动底是阳，静底是阴。又分做五气，又散为万物。^②

阴阳是气，五行是质。有这质，所以做得物事出来。五行虽是质，他又有五行之气做这物事，方得。然却是阴阳二气截做这五个，不是阴阳外别有五行。如十干甲乙，甲便是阳，乙便是阴。^③

五行相为阴阳，又各自为阴阳。^④

“太极之气”分而为阴阳，阴阳又分而为五行，皆为一气之化，不过一气中分出动静，动静中又分出五行。阴阳只是动静往复，不具形质与特定性情。木火土金之五行，则各具特质情性，故曰：“阴阳是气，五行是质。”合气与质，方能作成万物。五行生克，木气衰而火旺，火气衰而土旺，故相为阴阳。木盛而衰，火兴而灭，各自屈伸升降，故又各自为阴阳。若论阴阳五行之根本，则此处明言“太极只是一个气”，与平素以太极为理大不同，更可见朱子所谓理气之不离，太极固可指气化之理，亦可指此万化

① 即此而论之，朱子之本体宇宙论较近于黑格尔、达尔文以降重演化与辩证关系之西方哲学，而远于古典暨启蒙（Enlightenment）时代之思想。近人论朱子，多未察阴阳观在朱子思想中之关键地位，而好以古典或启蒙时期之理性主义比附之。

② 《语类》，卷三，第7页。

③ 《语类》，卷一，第7页。

④ 同上。

同源之一气。《太极图说》以“阳变阴合”而生五行之气。朱子注曰：

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。然五行者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者也。^①

阳主于变动，阴主于静敛。两者依不同之配搭而生五行。木火土金水之质具于地，其气则行于天。天地之间，莫不有五行在焉。朱子论五行要本于阴阳，而以其配元、亨、利、贞之少阳、太阳、少阴、太阴之德：

太极阴阳五行只将元亨利贞看甚好。太极是元亨利贞都在上面。阴阳是利贞是阴，元亨是阳。五行是元是木，亨是火，利是金，贞是水。^②

或问：“仁义礼智，性之四德，又添‘信’字，谓之‘五性’，如何？”曰：“信是诚实此四者，实有是仁，实有是义，礼智皆然。如五行之有土，非土不足以载四者。又如土于四时各寄王十八日，或谓王于戊己。然季夏乃土之本官，故尤王。月令载‘中央土’，以此。”^③

木火金水具生、发、成、藏等元、亨、利、贞之性，土平铺厚重无特性，而可为其他四行之基础。生、发、成、藏四阶段之循环，如天地之春夏秋冬，其理无所不在，土则为四时与百物之基础，合之而可以形容万事万物之变化生成。天地无处而非阴阳，无处而非元、亨、利、贞，是故无处而非五行。太极、阴阳、五行既无所不在，故曰：

大而天地万物，小而起居食息，皆太极阴阳之理也。又曰：“仁

^① 《近思录集注》，卷一，第1页。

^② 《语类》，卷九十四，第11页。

^③ 《语类》，卷六，第5页。

木，义金，礼火，智水，信土。^①

天有春夏秋冬，地有金木水火，人有仁义礼智，皆以四者相为用也。^②

春夏秋冬与木火金水相配，春日生发属木，夏日炎炎属火，秋日收杀属金，冬日敛藏属水。而“生底意思是仁，杀底意思是义，发见会通是礼，收一作深藏不测是智”^③，诚实意思是信。故以木火金水土配仁礼义智信。五行见于万事万物，并上结而成五行星（纬星）：

横渠言，日月五星亦随天转。如二十八宿随天而定，皆有光芒；五星逆行而动，无光芒。^④

纬星是阴中之阳，经星是阳中之阴。盖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气上结而成，却受日光。经星却是阳气之余凝结者，疑得也受日光。但经星则闪烁开阖，其光不定。纬星则不然，纵有芒角，其本体之光亦自不动，细视之可见。^⑤

行星光不动，自见阳气，乃阴中之阳，恒星（经星）光闪烁，属阳气之余，为阳中之阴。日光耀，为阳精，月光暗，为阴精。天行健为阳，地凝重为阴。莫非阴阳之气所化也。

阴阳五行之气化成天地万物，故朱子曰：

“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，想只有水火二者。水之滓脚便成地。今登高而望，群山皆为波浪之状，便是水泛如此。只不知因甚么时凝

① 《语类》，卷六，第5页。

② 《语类》，卷一，第8页。

③ 同上。

④ 《语类》，卷二，第9页。

⑤ 同上。